

河魂之一

雾满长河

里快 著

序

翟泰丰

为作品作序，实乃难事一桩。序者首也。首者剧前之序幕，书前之语也。然书前简单之评介易，画龙点睛之语则难，倘若点睛稍有差错，栩栩之龙，则睛邪耶、不正耶、无神耶、无光耶，甚尔瞎耶。洋洋数十万字之大作，失色于序语之中，引人畏焉，惧焉！因而凡遇作序之责，多予婉拒。唯读罢《雾满长河》，则难以抑制沸腾之情，一股热流，拂除畏焉、惧焉之感，却被奔流而来，跌宕之情节引入雾沙茫茫的长河之中，激起与王江、周钢、张光明一道与邪恶势力争斗，怒火之中，故提笔而书。

“雾”书之睛，在于它宣示世人，五千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之必然。正义者必胜，卑鄙者必败，善良者必胜，邪恶者必败，新生者必胜，腐朽者必败，逆之者，史之不容。设“炸药包”之毒计者，反被“炸药包”所炸，诬陷忠良者，反自陷于不拔，此乃史之公正也。作者以“炸药包”事件为线索，在情节设计、人物纠葛关系之编织上，真可谓用心之良苦。

读“雾”书确有被置于雾中之感，沙雾障眼亦。恼恨沙雾朦朦遮住了那群酒色之徒，勾心角斗之徒，以至丑化党之形象之恶棍。然而作者的用心，正在于让读者在沙雾之中感受历史之辩证法。一切勇于生活的人，如若辨别真伪，就要善于在雾中探索，又要勇于冲出沙雾。人类历史长河，从来都是雾满。读《雾满长河》使人受益之处正在于此。作者思考之深沉也正在于此。

“雾”书还有一个显著之特色，是作者在设计这众多人物纠葛关系，错综复杂之争斗情节时，确乎毫无做作之痕迹，一切似乎都从作者心底里流淌而来。人物都是县城各个层面之人物，语言都是县城各个层面人物之语言，行为也都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美属于这层面那些善良的人们，丑属于这层面那些丑类和居心不良者，不论属于哪类，都栩栩如生。

作品嫌不足之处在于“官场”上的过多纠葛，冲淡了对人物心灵波澜之揭示之深入、深刻的描写，似嫌缺少人情意味的细致笔触。哲理的思考与结论尚嫌缺少人物与人情之深厚文化底蕴。然而“雾”书仍不乏为充满时代气息之作，给人以生活告诫、启迪之优秀之作，故而欣然命笔作序。

我之序只能称为乱点睛之作，恐有伤龙之神。尚盼读者自点睛。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廿九日夜于北京

目 录

序	翟泰丰
第一章 长河话别	(1)
第二章 关键时刻	(50)
第三章 从长计议	(98)
第四章 苍天在上	(145)
第五章 旧事重提	(190)
第六章 风波迭起	(238)
第七章 心神困惑	(283)
第八章 春光突现	(334)
第九章 山城深情	(381)
第十章 高天阔地	(434)

第一章 长河话别

一

这是一座小城，不太古老，也不太年轻。

一条大河自崇山峻岭中走来，在它的北面拐个弯儿，然后缓缓向东流去，一直注入浩瀚的希日淖尔里。

大河激起的漂亮的水波儿和湍急处昼夜不息的涛声，牵动着多少人的心！

这里是内蒙古高原的南缘地带。著名的阴山山脉由西向东蜿蜒延伸，在它的南面甩下一条长长的尾巴，然后融入莽莽高原之中。当山西、河北庞大的移民群北上，择水而栖，择沃而耕时，一眼便相中了这块水草肥美的地方。于是几十年以后，这里便出现了这座小城。

水因城秀，城因水美。

年深日久，这座小城和这条大河便一齐出了名。

城叫飞回城。它是河中县三十多万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河叫东日河。它把沿途七十二个村庄像用一条线穿珍珠似地穿在一起。

“要发财，上飞回！”

“要观波，东日河！”

早年，雁门关外，塞北上下，人们都这么说。

飞回城美，美丽的飞回城啊！

东日河长，长长的东日河啊！

“这山水主人杰地灵呢！”

这里，老年人们经常这么念叨着。

伫立在小城和大河中间的宽阔地面上，举目四望，猛然想起这些，他的双眼禁不住又湿润了。

眼睛湿润了，心却在剧烈地跳。向着这条河和这座城跳。任凭什么力量也压它不住。

他太爱它们了。

他从小就生长在这块土地上。母亲说，他的第一声响亮的啼哭，就是在这条大河边发出的。以后，带着大河所赋予的特有的自强不息，他裹着满身泥水自河边走向社会，在这块土地上着实拼搏了一阵子。当年，河中县五名出色的科局干部中，就有他的名字。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修正主义的黑苗子，他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不久又被调到乡下工作，一晃就是十年。在一个偶然的会里，他回来了。而且担任了河中县的副县长，二年后便被选为县长。这一干，又是三年。多少年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小城都无时无刻不矗立在他的心头，大河每天每日都在他的心底奔流。

可是，今天他却不得不带着深深的眷恋，远离它们而去！

泪水再次模糊了他的双眼。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朝贴身的衣兜里摸去。

衣兜空空的，时常装着的手绢不见了。

他正要从别的兜里搜寻，一块手绢已经悄然塞到他的手里。跟着，一张年轻的脸从他的眼前闪了过来。

这是一张朝气蓬勃的脸，在他的眼前整整闪动了五年！

五年前，他担任了河中县的副县长，他就是他的秘书。此后，他当了整整三年县长，他又在他的身边当了整整三年办公室副主任。五年来，他一直陪伴着他，工作和生活都是心照不宣的。今天，他虽然即将远走他乡，他依旧陪伴着他。然而，此时此刻，他却忘记了他的存在。

一阵歉疚涌上心头。

他慌忙展开手绢在两只湿乎乎的眼睛上擦了擦。然后，朝着那张热情的面孔莞尔一笑。

五年了，每逢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这么笑着的。

这是让人理解，使人快慰的一笑。五年来，多少猜忌、曲解和不快，只要有了这一笑就足够了！

“唉，我真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一笑过后，他长长叹了口气，边走边深情地说。

“我曾经和你讲过，我是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对故土的一草一木我都爱得很深很深。这些年来，我发愤工作，就是为了让它富庶些。前不久，市里已经和我谈过，让我接任县委书记，继续在这里干下去。不瞒你说，我已经作好长期在这里工作的准备。从干部使用、经济摆布到社会发展，都有一个比较周到的考虑。谁知会一天二十四封信呢。”

副主任的心突然一紧，嘴张了张，却没说出话。

有关状告县领导的事儿，他隐约听人讲过。但这么多的告状信，还是第一次听说。

“那些信，叠起来，有一大摞。组织部的同志们让我看过，都没有署名。其中有一封信说，我的一个亲戚惊车撞死人，本来应当追究法律责任，是我硬包庇了。还有一封信说，我提拔我的侄儿当了局长。谁都知道，这些事发生时，我还在乡下工作。再说，即便当时在职，我也是县长呀！”

显然，他有点生气了。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稍停，又重重补一句。

“可是，上面却动员我走。说到底，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走也行。‘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更何况，据市委组织部同志们说，县级领导干部很快要实行回避交流，我正是交流的对象，迟早也得走。只是这灾情——唉，今年的灾情实在太重了，新来的领导又不熟悉，而冷季呢，眼看就要到来……”

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脚步，浓眉一扬，两眼直直地看着前方。

前方，赤地一片。庄稼用不着收割了。不，它压根儿就没长起来。附近的村庄里，打谷场上空空的，场门不再开了。几十年不遇的大年馑又一次扑到这块本来还很饥饿的土地上！

日子难，难熬的日子呀！

一辆马车从大路上跑过来了。车把式手里的大鞭上，一团红缨跳动着，像燃烧的火。

“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协助新来的领导把灾情摸清楚。”稍停，他收回目光说，“救灾措施要尽可能搞得扎实些。你是救灾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要尽职尽责。从今以

后，你的工作可能会更困难。但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挺得住。你不是常说，噩梦醒来是早晨吗？”

办公室副主任默默地点了点头。

“还有，那个要命的炸药包，弄不好，有人会利用它把你置于死地。王芬这个同志，本来很有头脑，怎么连她去调查也搞不清楚呢？奇怪。你再说一遍，你真的没有参与那个案子？”

“没有。我敢拿我的党籍做保证，赵县长。”

年轻的办公室副主任肯定地说。大概是因为心情过于激动的缘故吧，一张白净的脸涨得通红。

“那就好。”他长长舒出一口气。一抬脚，把一颗石子踢得老远。

大路上，马车更近了。看见开阔地上的这两个人，赶车的老头顾不得喝喊牲口停住，就一挺身子从车辕上跳下来，手握大鞭，径直朝这边走来。赶车大鞭上的红缨依旧像一团跳动的火。

车上的人们都眼睁睁地看着他。

可是，开阔地上的这两个人却没看见。他们慢慢转过身，朝回城的路上走去了。

他们是回去迎接新到任的县领导的。按照规定的时间，他们该到了。

赶车的老头收住脚，轻轻摇了摇头，然后折回身慢慢地走到马车旁边，一挺身子，重新跨到车辕上，跟着打出一声响鞭。

“那两个人是谁？”

马车再度跑起来的时候，车上有人问。

“是咱们的赵县长和王主任呀！”

“噢，这就是赵县长和王主任。”车上的人们满脸惊讶，“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

“他俩下乡坐过我的车，还救过我家秀秀的命。”

“今天他们准是没认出你，对吧？”

“准是。”赶车老头点了点头，“这可是两个好人呀。光为咱老百姓谋事儿，又不摆架子。”说罢，情不自禁地扭过头，朝城边望去。

城边已经没有了人影。四周静悄悄的。只有枯草在秋风中索索抖动。

二

县委大院也静悄悄的。

干部们都上宾馆去了，迎送新旧领导的大会会场就设在宾馆的会议室里。

逢到这时，县委办公室主任於平照例是最忙的人。

安置好新来的书记、县长，於平抬起手腕看了看表，离开会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他略一思忖，便匆匆返回县委大院，走进自己的办公室。

这里，即将离任的县委书记周国华正等着他。临分手的时候，他们还有话要说。

这些天，只要背过人，他们就总是聚在一起说话。这些话在他们看来是十分重要的。

“怎么样，就是他吧？”不等於平坐稳，周国华就问道。

“一点不错。方脸、大块头，嘴多少有点歪，看上去倒

是够威严的。”於平吐出一口烟，又伸长脖子，叭地一声吸回去，回答说。

在河中县，差不多的人都知道，县委办公室於主任有三绝：一个是抽烟，一个是喝酒，一个是饮茶。

於平抽烟、喝酒、用茶有一套基本功。

他的烟抽得确实高。

於平抽烟，不抽纸烟抽烟斗。一只小巧玲珑的烟斗叼在嘴上，能喊、能笑、能说话，而且很少往外喷。即便偶尔喷出一口，也迅即张开半边嘴，叭地一声又吸回去，然后咕噜一声咽进肚里，引得周围的人连连吞口水。

他的酒喝得实在好。

於平喝酒，量不多，但均匀。一日三餐，餐餐有酒，顿顿二两。因此一张不太松弛也不太紧实的脸整日红扑扑的。虽然大多一人独酌，但喝起来吱儿——咂——一片声。秘书到家里通知开会，见这情景，回来就学。谁知，光顾品味吱儿——咂——忘了量，竟喝得酩酊大醉。

他用茶更胜人一筹。

於平喝茶，高茶杯、小叶量、滚开水冲、大口喝。一只足足盛一斤水的玻璃茶杯，泡开的茶叶只有十几片。整杯茶水通体呈淡绿色，看上去特别诱人。於平喝起这杯茶来，拢圆嘴吹罢第一口，就吸吸溜溜地一口接一口往下咽。一杯茶喝完后，才舒出一口气，接着往椅背上一靠，显出十二分的快意。

“怎么，周书记先前不认识他？”沏好满满一杯茶，又吞进一口吐出去的烟，於平问周国华。

“认识。但没共过事。”周国华说，“不过我知道他。他

自称当过十几年县委书记，其实，有七八年是他担任军管负责人时兼着的。没啥文化，经济工作又不熟悉。你没听说，后大滩，后大滩，河沟里垒了些灰圪蛋，周钢坐阵上面看，猪肉吃了整五扇，浇地浇了二亩半吗？他就是那个周钢！他姓周，我也姓周。我叫周国华，他叫周钢，我还比他多一个字呢。这地方，我弄不好，他能弄好？我就不信。哎，县长呢？是不是河东县那个三张，河东可是有三个姓张的副书记呀！”

“对，就是他。”於平赶忙把已经挨着嘴唇的茶杯放下，扭过头说，“周书记都猜对了。”

“没有猜不对的！”周国华说，“这个地区县处以上干部，我虽然没都和他们见过面，但每个人的底子都清楚。这个张叫张光明，是河东县三张中最小的一个，蔫里巴几的，戴着副眼镜。这两巨头配在一起，河中县可要有好戏看了。哎，老田呢？你看见他了吗？”

他说的是田中原，河中县出名的大胖子副书记。这次调整，田中原当了河东县的县长。

“看见了，在宾馆呢。他的情绪倒是蛮好的。”

“那就好。他总算上去了。其实，河中县的书记就该老田当嘛，至少是县长。那年选举，我的本意是让他上的，谁知一堆烂毡帽头反倒投了赵江的票，以至酿成今天这个样子。”说罢，叹了口气。

他说的是三年前那次选举。当时，上级的意图是让赵江和另一名老同志当候选人。周国华从中斡旋，硬是用田中原顶替了那位老同志。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召开时，他借口处理边界问题，在河东县一呆就是五六天。谁知，事与愿违，赵

江以绝大多数的选票当选为县长。从河东回来，周国华光是陪着田中原叹气。

“其实，据我所知，周钢和张光明给老田抬脚后跟还差不多。”周国华说。

“那、那也总比赵、赵江留下强吧？我和你说。”

一直坐在那里的组织部副部长秦山突然开口了。

他有点结巴。

“哈哈，”周国华朗声笑了，“那倒是。不过，这不能比。赵江这小子，我提拔他当了副县长，后来又当了县长。谁知，他先是阻挠你俩的提拔，到后来，凡是我要提的干部，他都反对。包产到户就够张扬了，还硬要把几条腿棒子也分到户。牲畜再分出去，不就彻底单干了？什么社会主义！哼，我不能在河中呆，他也休想在。西太后有句名言：‘谁让老娘一时过不去，老娘让他一辈子过不去’，在政治上丝毫不能手软。要不，我一走，后院的火，大白日也会照亮天的。所以必须把他弄走。至于周钢和张光明，本事不大好办事。你们要紧紧围在他们身边，耳边风硬硬地吹，绝不能让那些人跳起来，尤其是王江，一定要盯住他。一年之内，不能让他接近这两个人。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个人都是很可怕的。好在我们抓住了那个炸药包。天意，这真是天意！秦山呀，你和王芬她们讲讲，一定要把那个炸药包弄好，要不——”

一阵敲门声从外屋传来，三个人同时一惊，周国华顿时打住话头。

外屋响起一阵脚步声，渐渐地，远了。

於平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失声说道：

“哎呀，开会的时间到了，准是通讯员在提醒咱们呢。”

周国华看了秦山一眼，然后慢慢站起身。

一出门，墙角拐弯处，县委通讯员小刘忽地一闪不见了。三个人互相看看，然后拉开距离朝宾馆走去。

三

西风烈。

长空里，孤雁南飞，甩下一声长啼。

从握别的人群中出来，王江独自漫步在空旷的田野上。翘首南望，禁不住酸风射目，潸然泪下。

南面，是赵江赴任的地方。

五年了，他和赵江朝夕相处，度过了多么舒心的日子。可是现在赵江却走了，而且永远不再回来。大河边，沉重的告别，一直萦绕在他的耳际。临分手时，两人执手相看泪眼，留下多少忧伤、遐想和怀恋！

先前，他不认识他。

五年前的那个年底，赵江从乡下调回来。担任了副县长，分管农村经济工作。

当时，王江刚刚担任了政府办公室秘书。

是周国华亲自调他去的。

得知上面的一个文学刊物要选调王江时，周国华专门找到王江说：

“我知道你是把笔杆子，总想写一本书。但是，当秘书，做行政经济工作，也很有意义，你就留下吧。”

看着周国华很恳切的样子，王江留下了，尽管他的内心

不是那么很愿意的。

王江调到政府办公室不久，就给赵江当了秘书。

可是，和赵江接头后，赵江得知王江是高中文化程度时，好久没说一句话。

政府办公室有五位秘书，除了王江以外，其余四名不是中专生，就是大学生。

不管赵江怎么想，王江已经一堵身子扑到工作上了，他用了一周的时间跑遍了农口所有的科局和部分二级单位，为赵江搜集了大量情况。赵江眉头上的结逐渐散开了。

可是第一次下乡，王江就把赵江的洗漱用具丢在了乡政府，小车不得不从十多公里处的地方原路返回！

“这怎么行呢？”车上，赵江生气地说。

当天夜里，王江失眠了。

但是，时隔不久，当王江把一份他为赵江起草的讲话稿送到赵江手里时，赵江看完后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这篇讲话稿写得相当精彩！

“这是你写的吗？”赵江问。

王江默默地点了点头。

“写得很好啊！”赵江感叹地说，脸上闪着兴奋的光。

这以后，凭着王江的大手笔和赵江出色的演讲才能，加上他们披星戴月地调查研究，集会上、礼堂里，赵江记不清赢得了多少掌声！

“只是你的字，我有时认不得！”屋里只剩他们两人时，赵江笑着说。

“这是文风不正，我下决心改正，赵县长。”王江脸一红，不好意思地说。

“好。不过，我也得提高我的文化哩。”赵江爽朗地笑着。

以后赵江发现，由王江起草的讲话或者报告，那些闪光的地方，许多都融进了王江的思想。期间，他进一步有意识地了解到，王江未调任县政府办公室秘书前在文化局工作时就是文化局的台柱子，由他担任负责人的群艺工作在全区名列前茅。他在文化局工作的一年头上，全区群艺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就在河中召开。此后他又与区文化局联合进行了许多创作，其中三个节目被评为优秀节目，并在中央级文艺刊物上发表。他领导的群艺组被评为优秀群艺组，区里的一家文学刊物就是在掌握了这些情况后决定调他的。赵江很高兴。他开始有意识地让王江独立地承担或负责一些大型的农村经济调研组织工作。结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赵江就看到了五篇分量很重的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上报后全部为上级领导机关所转发，参与调研工作的同志们无不佩服王江的才干，他们津津有味地向赵江诉说着他们所目睹的一切。赵江从中又发现了王江所具有的出色的组织才能和诚实、热情、厚道的人品，他由此断定，王江该上个台阶了。

为此，赵江担任县长不久就向县委提出，提拔王江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直接协助县长工作。

书记碰头会上，周国华沉吟良久，然后慢声说道：

“好，拿到常委会上，让大家议一议吧。”

常委会一致同意王江任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县委副书记吉中强悄悄扳着指头一算计：从王江调任县政府办公室秘书到提拔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时间仅仅一年零八个月。

然而，何处秀木风不摧！

风，自周国华处来。

眼见得赵江的声誉与日俱增，周国华背后和人们说：“赵江那点底子我还不清楚，他凭啥？不就是因为有王江帮着吗？”为此周国华首先设法把赵江和王江分开。他找到王江，很认真地说：

“是你向组织部提出，不在青山乡包片了吗？”

当时，县里实行包片蹲点责任制，赵江和王江包一个片，他们一个是片长，一个是副片长，片上的工作搞得很有起色。

“没有啊！”王江惊奇地说。

“噢，我还以为是你提出的呢。那好，你走吧。”

同一天下午，当王江把一份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送给赵江时，赵江手里拿着报告，脸上却表现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我问你一件事。”过了好一会儿，赵江抬起头对王江说，“是你向组织部提出不和我一起包片了吗？”

“没有啊！”

王江还是那句话。然而他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什么。尤其是在他拿到包片名单，看到自己的名字到了另一个片上时，他的这个感觉越发强烈了。

不久，计委主任葛健走进王江的办公室，往桌子上一甩帽子，大声说道：

“赵江这小子，周书记把他一提再提，他反而离心离德，另搞一套，你要离他远一点！”

葛健是王江的老领导。当年王江在乡下工作时，葛健是